



毕淑敏小说精选集
玄圃积玉·浮世医心

血玲珑（下）

毕淑敏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

血与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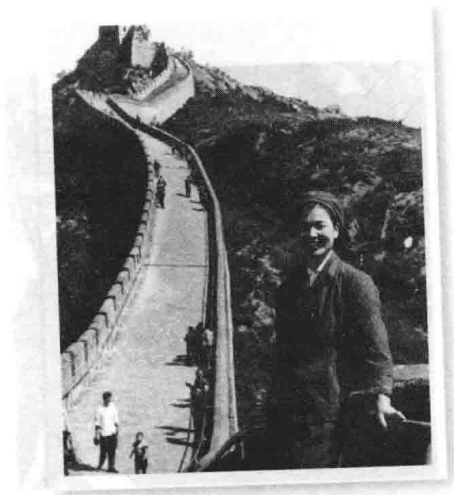
(下)



峰流解



20 世纪 70 年代的毕淑敏



20 世纪 70 年代毕淑敏在长城



序

文字在我们的脑海中驻扎，必有一个固定地址。距离它最近的邻居，是这个人的灵魂之塔。

每个字是一块砖，几百万字垒起来，就是一个小院了。给自己的作品作序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拖了很久。我不喜欢向后看，但这一次，必须回头，绕着院子走一圈。

多年前曾参加过一堂外籍心理学家的专业课。开课伊始，老师二话没说，拿出一个亮闪闪的金属球。他手掌向下，把球放开，那球就垂直地停在他手指下方约一尺的地方。座位较远，我看不到更多的细节。按常识推断，我猜他手指中捏着一根细线，线的下端拴在金属球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金属球像一个沉重的钟摆。果然，片刻之后，他用另外一只手从某个方向强力推动了那颗球，球快速摆动起来。当晃到某个特定的角度，我果然看到了一根线。

不知道老师卖的是什么药，同学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和那个球。老师笔直地站立着，手掌向下，肃然不动。金属球不停地荡着，摆幅渐渐缩窄。这个过程在凝视中显得很长，满堂死寂。终于，亮闪闪的球困乏了，震颤着抖了几下，寿终正寝似的停住。

你们从这个过程中，看到了什么？老师发问。

学生们开始作答。有人说，这证明永动机是不可能的。有人说，他在此过程中看到了力量。有人说，他看到了改变。还有人说，牛顿的苹果万有引力。更有人说第一推动力是上帝之手……

老师频频点头，好像每一个回答都正确。但我看出来那只是习惯动作，他扫视全场，焦灼地问，还有新的发现吗？无人回应。前述每一个回答都精彩，再无更惊艳的说法。

心理学家有些是很古怪的，此人基本上算一个。我不喜欢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问题，

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心态，静观其变。傻看了半天，老师还是毫不回转地等待。我很希望这个环节赶紧跳过去，突然就举了手。我被自己吓了一跳，胳膊居然不听大脑差遣，成了篡位的叛国将领。

充满失落和执著的老师，看到有人终于响应，急切道：你！看到了什么？

天啊，直到这一刻，我还没想出来该说什么。不过，我必须说点儿什么，要不简直就是滋扰课堂。我战战兢兢道，我没有别的意见，就是希望您赶快讲正式的课。

老师倨傲地说，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你刚才究竟看到了什么。如果你实在没有新的看法，把别人的回答再说一遍也可以。之后，你会听到我的授课。

我匆忙判断了一下形势，明白不管我答得如何错乱，老师准备就坡下驴了。我愿意成全，又不想重复他人，慌不择路地说——我看到了时间。

老师眉梢乱抖，夸张地显示他的大喜过望，说：哦！好极了！时间本来是隐形的，但你现在可以看到它现身，从不动到动，从动到不动。我开讲心理如何始终处于时间流变中……

那天的课程究竟讲了什么，已然忘却，唯有金属球还在记忆中沉甸甸坠摇。

我发表处女作时已经 35 周岁了，一个老态龙钟的开端。那篇小说叫做《昆仑殇》，主题是尊严与生命，还有人的精神不屈。多年以来，我一直秉承着这个方向，迄今为止，并无改变。我是一个医生出身的写作者，从医二十多年的经历和训练，让我始终无法跳脱出从医生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。我无法评说这个角度是好还是不好，但我知道沉淀在血液中的一些东西，难以过滤。

我刚开始写作就从中篇小说入手，不合常理。原因很简单，壅塞在喉咙里的话太多，篇幅短了说不完。而且我也不知道中篇和短篇小说有什么重要分别，以为只是长短的不同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。既然话多，就一个劲儿写下去，直到胸中的那一口饱含雪山冰冷的长气出完，这才告一段落。1987 年，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，才晓得了自己的冒失，违背了先短后长的惯例，冲撞了文学规律。于是自惭形秽，赶紧调回头来学着写短篇。在这个时间段内，中短篇小说创作量比较多一些。1994 年，我的短篇小说《翻浆》和极短篇小说《紫色人形》，在台湾获得“第 16 届中国时报奖”和“第 17 届联合报文学奖”。获奖算不得什么大事儿，但我自忖这个缺漏补得大致说得过去了，从此可以率性去写长一点儿的東西。我开始写长篇小说《红处方》，费时一年多，1997 年出版。之后我大约几年时间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，这就有了 2001 年的《血玲珑》，2003 年

的《心理小组》，2007年的《女心理师》，2012年的《花冠病毒》。

长篇小说的工作周期比较长，精神和体能的弦不能永远绷得铁紧，需要加以分割。加之长篇小说从创作到取得一笔稿费的间隔比较长，好几年才能有一次收成，且不固定。为了抒发心中不时涌出的万千感慨，也为了得些小钱补贴家用，我在长篇小说的间歇节奏中，会写一些散文。多年积攒起来，大约也有了几百篇。这期间也曾写一些中短篇小说，数量不多。概因写作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劲道不一样，如同舞动长枪和短匕，技巧有分别。我很抱歉自己是个不能一心二用的人，只好基本放弃中短篇小说的写作。散文则似乎和小说创作有轻度的绝缘，可从心所欲、互不相扰。

按时间顺序捋了一遍我的创作，自己也有豁然开朗之感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时间真是值得尊敬的单向街，它是组成我们生命的最原始的材料，一切都埋藏其中。

一个人说点谎话不难，但要连续在几百万字中说谎话，很难。所以，还是在文字中说真诚而且自己坚信的话吧，直抒胸臆，坦率待人，比较容易和快乐。我的小说，说穿了，主题很简单。始终围绕着生命宝贵、人间冷暖、身心健康在喋喋不休地做文章，怕也是本性难移了。谁让我做过20年的医生，当过心理咨询师，又是一个做女儿、做妻子、做母亲的平凡女子？我守卫过祖国最高的领土，看到过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峰峦。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，我期望从自己的笔端，滴下带有冰碴的温情。我不深究自己的能力，只是坚持单纯的信念，尽力而为。

生命是死亡到来之前的有趣过程，我喜欢文字给予我的淡而绵长的幸福。我的写作，犹如那粒动荡的钢球，已经晃动了几十年。推动它的外力，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珍爱和渴望分享的激情。当我把对这个世界的话说完，会渐渐停下来，回归凝然不动的安息。

非常感谢简以宁女士的创意，出版我的小说编年体集，心中满溢感动。她不辞劳苦地把我的多年前写的小说，从时间之水中打捞出来，像渔民晾晒鱼干一般陈列海滩，以备今日的读者们赐教。编年体小说集的好处，是让人们看到一个作者在流动的时间中的变与不变。

毕淑敏

写于2012年5月1日

目录



- 第十四章 / 001
- 第十五章 / 020
- 第十六章 / 038
- 第十七章 / 047
- 第十八章 / 066
- 第十九章 / 086
- 第二十章 / 099

第二十一章 / 113

第二十二章 / 125

第二十三章 / 129

第二十四章 / 158

第二十五章 / 167

第二十六章 / 195

附录 / 206

编辑说明 / 210

第十四章

魏晓日去见钟百行先生，一路上给自己打气：你呀你，一向对老师言听计从，今天可要顶住。

钟先生坐在宽大的皮椅上，微眯着眼，好像等着鱼儿自己上钩的老翁。

“‘血玲珑’的计划实施得怎么样了？”钟先生问。他胖胖的手指轻轻敲着宽大的写字台面，手法娴熟，好像那是一个虎背熊腰的病人的肋排。

“由于基因检查证实夏践石不是夏早早的生父，夏早早之母做了中止妊娠的手术，现正在休养，按您的指示，我们正在寻找夏早早的生父……”魏晓日简短地介绍了情况。

“就是说，我们，回到了出发地。等于什么也没有做。”老人平和地说。

“是的。”魏晓日说。心里想，现在的情形比什么都没有做时，要坏得多。卜绣文的身体和钱财，都受到了强烈的伤害，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“不要紧。让我们从头来。”老师不慌不忙很肯定地说。

“可是，卜绣文的身体……”魏晓日吞吞吐吐。

“用药。营养药。她毕竟是一个健康人，只不过是暂时的虚弱罢了。”钟百行轻轻吹了口气，表示这件事不足挂齿。

“可是，那个孩子真正的父亲，还没有找到。”魏晓日隐瞒了梁秉俊必将破案的承诺，希望老师知难而退。

“找。千方百计地找。必要的时候，在缩小范围之后，可以从基因的角度，比照夏早早的基因，从可疑人群中提取相关标本，这个问题不是不可解决的。”钟百行一下子就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和处理的捷径。

魏晓日连连点头，知道先生是不好糊弄的，暗骂自己首战失利。但他不灰心，待老师刚说完，立即叫难道：“这方法好是好，但需要很多的资金。”

钟百行说：“夏家不是很有钱吗？我记得那女人说，准备了一大笔医药费。”

“那是以前的事了。近日，她的生意赔了，只够维持温饱。”魏晓日几乎掩饰不住自己幸灾乐祸的声调。在他的心目中，卜绣文的安危始终是第一位的。听到她破产的消息，他想这会使这个女人

现实一些，不再一意孤行。也许，在他的内心深处，更希望此女一贫如洗，这样，他和她就可以更平等，他就可以更好地保护她了。

钟百行轻轻抖了抖花白的眉毛说：“晓日，我有个奇怪的感觉，你似乎巴望‘血玲珑’方案不成功？”

魏晓日大惊，辩解道：“先生！我怎么会那样想？我只是觉得事情除了我们缜密的方案以外，其他的未知因素太多，希望很渺茫。”

钟百行说：“一个世纪以前，要说到征服肺结核，人们也都认为很渺茫。在进行医学探索的时候，医生必须有大无畏的精神。还要没有私心。”他意味深长地看了魏晓日一眼。

魏晓日说：“我追随先生，并无一点私心。”

钟百行说：“我知道你很爱学习。但我的经验，不是你的经验。它们是我戴旧了的手套。我扔了，你捡起来，是没有用的。小伙子，在你的治疗笔记上，记下这句话，下面还要画上波浪线。这次，是织你的手套了，并不仅仅是我的事。”

魏晓日进门时鼓起的勇气，顿时烟消云散。老师对学生永远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威慑感。

况且，“血玲珑”方案的决策者——钟先生，实践者——卜绣文，都有赴汤蹈火的勇气，他算什么呢？说好听点是一个执行者，实质一个工具而已！

他缄默了。

钟先生轻描淡写地说：“这样吧。关于‘血玲珑’方案所需经费，都由我来支付好了……”

魏晓日几乎从沙发上跳起来说：“先生，您不是开玩笑吧？这可是一笔相当巨大的开支啊……”

钟先生慈和一笑，说：“晓日，你做了我多年的学生，几时看到我开这样的玩笑？”

魏晓日说：“那……也要同师母商量一下啊。”

钟先生说：“我平生无任何嗜好，只爱医学。你师母她知道。这次，我将倾毕生所有，做一次医学试验，权当她倒霉，嫁了一个酒鬼，一个赌徒，一个铜板也没给她挣下。成功了，也许对整个人类是个贡献。失败了，我认命，给后人留下一个教训。只是我年纪大了，指手画脚还行，真正做起来，许多具体的事都得由你来干，希望你能同我肝胆相照，结伴而行。”

魏晓日一震，他听到了两个意思。一是导师提醒他不得三心二意，再次重申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。另一层意思是明确了他在试验中的身份，不再是老师的助手，而是并驾齐驱的合作者。

责任重大。无以推托。他的原定方针土崩瓦解。

魏晓日说：“老师，请放心。晓日知道这是一项造福人类的试验。一定殚精竭虑，以不负老师重托。”

钟百行像南极仙翁似的，晃着硕大的头颅说：“好。我们就这

样说定了。我知道有一家小院要出租，环境不错。你出面把它租下。待到那个卜姓女人再次怀孕后，就让她搬过去，找几个可靠的护士对她进行医疗和护理。她妊娠的所有的经过都要有详细的记录，直到分娩。这将是极其宝贵的第一手医学资料。对那个符合基因要求的婴儿，更要严加保护。待他的骨髓生长到一定的阶段，我们就可以最后地完成‘血玲珑’计划了……”

春日温暖的阳光，透过宽大的落地窗，落在魏晓日身上。“血玲珑”像一块粗粝的岩石，在先生的斧凿下，渐渐露出清晰的棱角。

“是。”他只有执行。

钟先生站起来，看着窗外，悠然说：“晓日，对于人，我们懂什么？百分之九十九的事，我不懂。也许，你懂。”

魏晓日忙说，“先生，您只懂百分之一，我呢，只有万分之一了。”

钟百行说：“晓日，你别紧张，我并非调侃你，我说的是真心话。对于土星的光环，我们都比对人的眼珠懂得多。科技这东西，用于杀人的研究，比用于救人的研究，要多得多了。我们也许会在医学史上留下淡淡的一笔。”

魏晓日到病房看了夏早早。小姑娘的病情尚平稳，未见明显的恶化。

“我妈给我进山找仙药去了。等我的病好了，我的药要是还没用完，我就留给您。”夏早早说。

“你希望我也得和你一样的病啊？”魏医生说。

“不是啊！这病多吓人呀，我哪能希望您得它呢？那我不就是一个大坏蛋了吗？”小姑娘急了，“我呀，是让您把药好好保存起来，以后谁再得了这种病，不就有救了吗！”夏早早美丽的大眼睛里，闪烁着和她的年纪不相符的悲天悯人的光芒。

魏晓日待不下去，赶紧退了出来。

他去了钟百行先生指定的房子。独立的院落，很是小巧清静。只是租金颇不菲。魏晓日与房东打了欲租的招呼。

“来看这房子的人可多了，我给您提个醒，回去和家里人琢磨琢磨可以，不过，可别嘀咕得时间太长了。晚了，就租给别家了。你就是给我磕头，我也没有第二份了。”房东说。

“我一个亲戚说要来住，还没有最后定下来。一旦有了确信，我会马上来的。”魏晓日回答。

他在心里，祈祷梁秉俊一无所获。

待他重新回到医院办公室时，看到薄香萍正和一个男人，悄声说话。听到开门的声响，两人一齐回过头来。

真是倒霉啊，那人正是梁秉俊。

“想不到你们这样熟。你们在说什么？”魏晓日警惕地问。

“我们在谈病和病人，总不能在医院里谈股票和食谱吧？魏医生，其实，我熟悉薄护士的程度是要超过您的。我妈在这里住了那么长时间，作为家属，见到护士的机会比见到医生更多。薄护士细心和气，我妈生前很感激她。”梁秉俊好像很高兴，话也

格外多。

“您是来找我的吧？”魏晓日淡淡地说。他不想见到他。

“是的。您托我查的……”梁秉俊迫不及待地说。

魏晓日对在一旁听他们谈话的薄护士说：“请您再去观察一下××床的病情，她有点咳嗽。好吗？”

“医生的嘴，护士的腿。您吩咐就是了，有什么好不好的！”薄香萍看出魏晓日是想将她支走，悻悻地说着。

屋子里只剩他们两个人了。

“哦，对不起。我太兴奋了。”梁秉俊说。

“哦？因为什么啊？”魏晓日不愿猜测，淡淡地问。

“关于夏早早生父的情况，我要向您汇报。您是我的主顾啊。”梁秉俊面露微笑说。

“他在哪里？”魏晓日头皮唰地一麻，紧张地问。

梁秉俊把魏医生的惊骇理解为敬佩，说：“这个人肯定存在。是不是？”

魏晓日不耐烦地说：“那是。夏早早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”

梁秉俊说：“没有雇主下一步的指示，这个人，或者说这个嫌疑人，目前当然还待在他往常待的地方。”

魏晓日变色道：“请讲得详细一点。”

“我到夏践石的祖籍去了，真是变化太大。卜绣文指认的那片田野，已经变成了一家制鞋厂……”

魏晓日看着梁秉俊疲惫的面容，心想，那你还不打道回府？查个没完干什么？！

梁秉俊只顾沉浸在对工作的描述中，尽管他具有高超的推理能力，也琢磨不到魏晓日此刻的复杂心态，兀自讲下去。

“我拿着卜绣文给我画的那张草图，找到了附近的老农。反复对照，画出了新的地形图。卜绣文把附近一条河的距离画得太远了，其实近在咫尺。还有，她把田野的面积画得太大，那可能是因为她赶夜路，心中十分恐惧，便觉得道路漫长。这不奇怪，通常，人在受到严重惊吓之后，记忆会发生某种偏差，女性尤甚。卜绣文虽说是难得的镇定，也难免俗。”

魏晓日知道在这貌似平凡的叙述里，隐藏着巨大的艰辛。但这并没有使他对梁秉俊生出敬佩，僵硬地说：“想必当地的年轻人也都搬走了？”

梁秉俊不计较他的态度，说：“是啊。当我把位置搞准确之后，又找到了当年的列车时刻表。确定了卜绣文当年欲乘坐的火车的确切时刻。然后推断出案发的具体时间。精确到分。”

魏晓日愤愤地说：“又不是发射火箭，有那个必要吗？”

梁秉俊说：“有啊。我找到了那一带的气象志，得知了那一日的具体气候，夜间的最低温度。那是一个很低的气温，卜绣文是城市人，装备比较厚实，又急着赶路，她没有意识到那夜的寒气……”